

文学知识丛书

文学风格论

王之望

四川文艺出版社

7285/24

王之望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9000

文学风格论

1079000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韩健勇

技术设计：吴向鸣

文学风格论

王之望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48千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书号：10374·242

定价：1.47元

DE85/24.

目 录

一 导 论.....	(1)
(一) 风格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2)
(二) 风格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6)
(三) 风格学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11)
二 风格的概念和表述.....	(15)
(一) “风格”考原.....	(15)
(二) 对几种主要风格概念的评说.....	(19)
(三) 风格的实质和概念.....	(25)
(四) 风格的表述.....	(34)
三 风格的构成.....	(43)
(一) 风格构成的依据.....	(43)
(二) 风格构成的基本要素.....	(46)
(三) 风格诸要素的辩证统一.....	(66)

四 风格的表现	(71)
(一) 风格的内在表现	(72)
(二) 风格的外在表现	(80)
(三) 风格是内美与外美的同一	(93)
五 风格的成因	(101)
(一) 风格的主观依据	(101)
(二) 风格的客观条件	(123)
六 风格的类型划分	(136)
(一) 风格分类的历史概况	(137)
(二) 刚柔分类的客观依据	(142)
(三) 刚柔交错与第三类型	(150)
七 风格的基本范畴	(158)
(一) 豪与婉	(159)
(二) 庄与谐	(166)
(三) 奇与正	(178)
(四) 华与朴	(192)
(五) 露与藏	(199)
八 风格成熟的标志	(212)
(一) 独特性和丰富性	(213)
(二) 稳定性和可塑性	(222)
九 为丰富和发展文学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奋斗	(228)
(一)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特点	(230)

(二)坚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客观必然性	(239)
(三)坚持和发展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基本途径	(246)
十 余 论	(254)

一 导 论

风格，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经过艰苦和长期的磨炼，思想艺术上臻于成熟的标志，是一切作家艺术家刻意追求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几乎每一位伟大作家都为追求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而竭尽其全部心血。

严肃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历来也都把文学风格看成衡量作品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试金石。别林斯基认为，文学作品没有鲜明的独创性和自己的艺术风格，就象“没有剑的剑鞘，空空如也的漂亮的箱子。”^①雨果则认为“风格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他说：“没有风格，你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获得掌声、热闹、锣鼓、花冠、众人的陶醉的欢呼，可是你得不到真

① 《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50页。

正的胜利、真正的荣誉、真正的桂冠”^①。可见，文学作品具备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一）风格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七五三年，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物学家、文学家布封在法兰西学院入院式上作了题为《论风格》的演说。这篇著名演说不仅确立了布封在文学理论上的权威，而且为文学艺术的风格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那时到现在，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如果推本探源，风格理论的产生与人类精神文明和文学艺术的历史一样古老。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就在他们对整个宇宙进行哲学思考和审美思辩的过程中，包蕴了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文艺学和风格学的珍贵思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都分别接触到美学和风格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尤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它的美学观念在欧洲“竟雄霸了二千余年”之久。古罗马贺拉斯的《诗艺》、郎加纳斯的《论崇高》，则更是专门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著作，其中对风格问

^① 转引自拉法格：《文论集》，第140页。

题的论述更为直接和具体。或许还要早于古希腊罗马学者，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就已开始为创立独自的美学和风格学体系而进行过理论探索。萌芽于殷周之际的易卦学说，对后来的风格分类说、文气说，以及文艺创作和欣赏中许多对立统一的审美范畴的提出，有深远的影响。据《尚书·尧典》记载，甚至早在舜命夔典乐时，就已对文学艺术提出了“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伦理要求和审美要求。

跨入封建社会以后，西方社会步入漫长的“黑暗时期”。由于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严酷统治，再加上古希腊罗马艺术的长期被埋没，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黯然失色，东方文明却大放异彩。

约在公元二世纪，相传印度的戏剧艺术创始人婆罗多弁尼撰成戏剧学专著《舞论》，其中有不少关于戏剧、舞蹈、音乐等艺术的风格问题。伴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印度的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曼摩吒的《诗光》、阿难陀伐弹那的《韵光》、毗首那他的《文镜》，以及前此的《诗镜》等文艺理论著作，都有对于风格问题的论述。在我国，汉儒著《礼记·乐记》一章，“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系统总结了秦以前的音乐美学思想，涉及到艺术和审美的一些重要问题，是一部经典性古典文艺美学。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倡“体气”说，把作家的个性气质同

作品的风格面貌联系起来看问题，这在风格论上是一大突破。陆机“文赋”在《典论·论文》基础上，深入论述了风格与文体的关系问题。但是，我国较完整的风格理论体系的创建还应归功于刘勰。他的《文心雕龙》，崇议宏裁，体大思精，系统总结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创作实践和审美经验，建立了以创造和鉴赏为核心的风格理论。在《体性》、《神思》、《辨骚》、《议对》、《风骨》、《情采》、《物色》、《隐秀》、《定势》、《知音》、《时序》、《通变》等篇章中，从风格的创造到风格的鉴赏，从风格的基本类型、最高标准、主观条件与客观要求到风格的继承与创新等等，比较全面地接触和论述了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既是集我国古代风格理论之大成，又为此后风格理论的深入发展开拓了道路。直到今天，它对我们仍具有莫大的启迪意义。如果考虑到它比西方第一部较系统的风格学即布封的《论风格》早约一千二百多年，而且在理论上更为完备和精深，它的崇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尤其是无可置议的。

毫无疑问，还应提到钟嵘的《诗品》、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海诗话》、叶燮《原诗》以及浩如烟海的文论、画论、书论、诗话和词曲论评等等，这些论著对风格创造和欣赏规律、风格的美学特征等问题，都分别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艺

术见解，为构筑一整套富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风格理论大厦作出了贡献。

诚然，我们无意贬低西方风格学的巨大意义。欧洲产业革命的巨大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获得全面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风格理论的研讨。布封的《论风格》和《写作艺术》等论著，大声疾呼，猛烈抨击当时笼罩法国文坛的浮靡文风，标榜高雅、庄重和谨严的文学风格，起到了振衰起敝的进步作用。他在演说中提出的“风格就是人”的著名论点，后来受到许多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大师们的高度赞赏、援引和进一步发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的柯勒律治、德·昆西和德国的威克纳格，都对风格问题进行过独立而富有成效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者之一的黑格尔，在多卷本巨著《美学》里，把风格研究纳入他那博大而严密的美学思想体系之中。他不仅在第一卷《作风、风格和独创性》以及第三卷的《序论》等章节里，对风格进行专章论述，还运用历史发展的辩证观点从宏观角度勾勒了艺术风格演变发展的历史线索，把风格学导入审美领域。近几十年来，在五花八门和学派林立的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的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创作实践的推动下，西方资产阶级风格学又

有许多新的发展。

勿庸置疑，以往的风格学为我们深入进行风格问题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这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出发点。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思想条件的限制，不论中国的古典风格学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风格理论都并非完美无缺。在文学风格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旧的风格学有时难免陷入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泥淖。这些问题甚至在思想深度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而又素以文艺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著称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那里，也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惟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包括风格问题，提供了最尖锐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科学学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文艺学和风格学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他们提出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对于风格理论的研究具有恒久的指导意义。我们有责任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大师们指引的方向，将风格问题的探讨继续下去。

（二）风格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风格学或风格论，是关于文学艺术风格的学问。文

学艺术风格又可分为文学风格和艺术风格二类。本书所探讨的主要是关于文学风格的性质、特点及其一般规律。

从概略的历史性回顾，不难看出，长时期来，文学风格同时被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研究着，它的对象和范围并不统一。例如，孔子曾经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温柔敦厚”的诗教，这可以说是政治伦理学的风格学。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亦属于这一类。古希腊学者为了帮助演讲家战胜对手，从语言修辞学上研究风格，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就是修辞学的风格学。我国的修辞学著作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也研究风格问题。哲学美学尤其注重风格学的研究，上自古希腊哲学，下逮黑格尔乃至当今的美学家们，莫不把风格美作为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其它如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也涉及到风格问题。但是，这些学科同文学风格论的研究有明确的界限。它们只研究文学风格的某一侧面，揭示其同本学科的某种联系和特点，文学风格不是这些学科的主要对象，它们更不对文学风格问题作全面、系统和综合性的研究。其它学科可以指导和影响风格学，却不可越俎代庖，取代文学风格学。

比较起来，风格论当然与文艺学关系最为密切。文艺学向由史、评、理论三个门类组成，这三个部门都同文学风格保持最直接最广泛的联系。就史而言，一部灿

灿烂的文学史，便是由各个时代独具风格的作家和作品融汇而成的，不研究作家作品的独特风格和成就，就无所谓文学史。再说文学评论，以风格为主要对象品诗评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和鉴赏的优良传统。至于文艺理论，则不论古今、不论哪一家著作都少不了要对文学风格的功能、特性印规律进行某种概括和探讨。这样说，当然并非企图把上下几千年的文学史、批评史和博大的文学理论通统归结于风格学。但它说明，风格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必然是文艺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风格学属于文艺学这个大的范畴。

那么，风格学对文艺学和文艺理论是不是不具备相对独立的意义、不能形成一门单独的学问呢？不是的。文艺学把整个文艺现象作为对象来研究，以探索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和规律；风格学则着重探讨与风格问题有关的文学现象，以便从中探求文学风格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文艺学不单研究风格问题，也研究其它理论问题；不单研究和批评风格卓著的作家作品，也研究和批评一般作家作品。风格学的对象都是文艺学的对象，文艺学的对象却不一定都是风格学的对象。二者有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

我们把风格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来研究，并不是人为地把它从传统的文艺学中分割出来，而是文学艺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古代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还没有

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暂时还认不清运用形象思维和抒情为主的文学创作同偏重于论事说理之文的界限，把它们通称为“文章”。这种状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造成许多风格观念同人们的政治理想、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和美学思想等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和混杂的现象。即使象《文心雕龙》和布封的《论风格》，这样集中论述到风格问题的经典作品，也不是纯粹的文学风格论。刘勰的时代虽然已初步开始了“文”、“笔”之分，但在他的著作中，“文学”包括了当时所有各体的文章，并不限于艺术文学。所以，他的风格论实际上是文章风格论。布封的《论风格》则把诗（广义的艺术文学）同历史和哲学并列在一起，作为风格学的研究对象。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随着文学创作和审美欣赏经验的日益丰富，风格学逐步从其它学科的附庸地位解脱出来，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稍后于刘勰，钟嵘的《诗品》便专门以诗作为对象，着重从风格特点上进行品评和鉴赏。唐代诗歌和文学创作的繁荣，作家创作风格的高度成熟和多样化发展，为风格学的加速独立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皎然《诗式》和司空图的《诗品》都不是一般的文学的风格论，而是集中探究艺术文学的风格问题；不再是从一般的文艺理论角度论风格，而是力图从审美的高度揭示风格的特质。《沧浪诗话》和桐城派的文论精英如姚鼐的《复鲁絜非书》等等，同歌德、威克、

约格、德·昆西等人的风格论一样，都应当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风格论——文学风格论。在现代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基础上，风格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深入，而且愈益从传统的文艺学中游离出来，形成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文学风格论。

简言之，风格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与风格有关的一切文学现象。它的主要范围和任务是：（一）在总结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的基础上，研究探讨文学风格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问题；（二）深入发掘和整理历史上风格学研究的理论遗产；（三）运用风格学的基本理论对作家作品进行风格品评，促进文艺创作和欣赏水平的提高。

风格学不研究与文学风格无关的其它社会现象，并不证明它与其它社会科学部类全然无关。风格学同文艺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同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渗透和影响。风格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它学科的渗透和影响而单独发展，它不能不依赖其它学科的发展而求得自身的发展。没有先进的世界观，没有对文艺学、文艺理论、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和其它艺术理论、其它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的汲取和借鉴，仅仅局限于文学风格这个狭隘的范围，就不可能从新的纵深度和横剖面上展开探索，以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三) 风格学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我国的风格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贡献。但近几十年来，风格理论的研究却进展不大，直到五十年代末期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后不久，又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迫中辍达十年之久。近几年，许多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引下，写出了一些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对前人理论遗产的发掘和整理也取得新的进展。但总的来说，风格学的研究仍处于落后状态。现存的教科书和研究文章，谈论得最多的不过是风格与时代、民族的关系，以及风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等最一般的课题。至于文学风格的美学本质、风格的基本要素、风格的类型划分和基本范畴等问题，不是无人问津，便是语焉未详。对于古代丰富的理论遗产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于国外风格学的最新成果则又绝少译介。“在许多方面我们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承认，今天我们的风格理论竟然落在前人之后，尽管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上我们居于领先地位。”^①

有鉴于此，深入研究风格问题，具有迫切的理论意

^① 王元化：《〈文学风格论〉跋》，歌德等著《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